





二翁阿

■三一八革命紀念也

今日是三·一八革命紀念日到了，可是北平民衆，已接受了南方的新約，對於南方革命，極爲注意，隨時加以遏止，這是非以前、段祺瑞臨時執政、對南方之推翻執政府、於三月十八日、集會於天安門、到執政府請願、被衛隊開槍而受傷多命、死傷多人、當時上海各報、多不以革命目之、據段祺瑞所下命令、則謂要求徐謙主動、煽惑各學生搗亂、請照關於事後懲治執政府通緝有武器、故應嚴禁爲難、致造成流血云云、徐謙則於事後逃往香港、執政府多攜有武器、案、今日市黨部宣傳部、於上午九時、召集各界、在市黨部三樓舉行紀念大會。本市各機關各團體各校校長代表四入參加、可謂盛大、五年前全盛之日犧牲者、當無感於九泉了、大曾口號有云、繼續先烈犧牲精神、掃除餘孽、厲行革命外交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、今日參加紀念諸君子、不僅一經紀念、即以為已盡能事、須實行口號所呼、方有意義、因為苟知念過去、根本上就是藉過去以策勵來者、事實是蓋越過去爲重、後死者亦越過去之責、百倍於上死者、要隨時察驗所呼口號、是否盡達目的、有一未達、即隨時皆有繼續先烈的責任、然後今日紀念、纔不算徒具形式。

人軍

西北行營主任顧祝同氏、於討逆一役、頗著戰功、戰後遂升今職、惟當討逆戰酣時、海上有數稱自稱革命之報紙、(即反對報紙)一致謂顧氏已戰敗、或謂受重傷、且數日不報、且有長篇記載、述其受傷情形、甚至謂顧氏於前夜乘飛機來滬、入某醫院療治、有親見之者、其一臂已斷、勢極危險、縱能萬一治愈、亦成殘廢云云、讀者皆將信將疑、蓋察其語氣、一以甚確也者、決不類謠言虛造、彼報

、彼報所載、已證明其爲無稽謠言、不值一笑、然在當時、則殊有搖撼人心之魔力、猶有不解者、何以當時各大報、竟有變句之久、專電中無斷言同三字、予彼報以造謠之機、而推空同三字、以能具有搖撼人心之魔力之因、則實爲檢查新聞之故、讀者易其信任之心、理、存一不良成見、以爲凡屬不利於討逆軍之消息、皆不能容、與昔日各大報專務消息上欺誑者、不啻爲隔世之事、顧氏受傷或戰敗、當然不能於戰事式誦之際、披露各

民國

某句不載及嚴說同也、讀者心理向來信任各大報、凡未見各大報刊載之事、咸不能信、然自國民軍底定東南後、此等心理頓被打破、則檢查新聞見於實施之故也、彼報既言之鑿鑿、各大報乃絕不提及顧氏、遂疑此說爲確、正以其確、始爲各大報所秘、又安得不將信將疑哉、且不疑而信確者、居於多數焉、今顧氏健在、

志同

中國人似乎多神經過敏之流，往往造出無稽的謠言來，搖撼人心，等被諸者出而闢除，却已迷漫全國，難免大效了，或且因闢除而愈加謠得利害，以爲空穴來風，斷非無自，總該有個空穴，然後纔有風吹進的，那就令被謠者束手無策，沒法可想了，倒是不加闢除，處以鎮靜，留待事實證明，反有時能夠自滅，現在發生一

時代，主張制定約法，令蔣主席也作此同樣主張，恰巧汪氏又乘時宣布解散擴大會議，謂南方有此主張，即我方目的已達，應解散也，而胡漢民元與汪氏極端反對，絕難合作者，所以竭力反對國民會議制約法，不恤以去就爭，蔣主席對胡素特爲黨國柱石，數年中，蔣氏犧牲自己主張，遷就胡氏之處甚多，獨此約法問題，決不有絲毫遷就，寧准其辭，是以有人遂認爲汪蔣將合作，蔣寧犧性胡而遷就汪也，傳者又謂，胡固爲黨國柱石，但無實力，汪則爲多數人之領袖，汪一日在野，其黨徒即一日不忘



士蘭賀夫立員社  
女心人羣健龍

(七)

(八)自吃安心丸之一信

女士：

幾近芳顏，接着你的清談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我的幸福也確是不淺，最古怪的，就是見面之初，承你的不棄，認我爲一個知己，這是永遠不忘了的，深深印入腦海裏去的了，

既是又蒙你格外的一種青睞，許我以終身的大事，使我真是又慚愧又快活，所慚的是形事之差，所快活的，竟遇了你這一位多情之種。我也真是屬意于你，一定說到做到的，

我同吳淞後，馬上就得到了一個三天內出發的消息，這一下就好像有人倒一盆冷水在我頭上了，本來是軍人，聽到開拔用武的信息，沒有不精神百倍，距離三百的，是去打倒東開打倒帝國主義者，就是老百姓聽到也暢快的，我當然可想而知了，到現在的我，得了出發命令，真是有特別的一種說不出的難過，也真說不出所以然，是爲了那一回事，請你代我想想吧，到底爲了何事呢，唉——我也祇有加上這幾個字，

現在我的希望，已化了一個無名無形的消除了，噫——不成了問題，還去說到那多囉唆做什麼呢——不能錯了，我要說的，並且我還有種貢獻的事拿他來做臨別的紀念，很希望你做到的，很希望你將來的，現在的我也祇好拿同鄉關係、朋友的資格來進言了，

處於繁華甲同鄉關係的上海，事事是非常要謹慎的，偶爾一下子不對，那末就一落千丈了，最要緊的，莫要染了一種社會的惡習，以免白璧之玷，身體是要保重得好，好，我並不愿你做一種這個熱病的生涯，將來終久不是你的了，滬上不少鍾情之輩，希望你擇善而從之，可是要慎益加慎，始終而一的，方可從之，聰明的你，斷不在我偶見所及，定早已有了切實的把握，

你不會說我發狂罷，這些都是我自身有把握的，既是現在的你，不應該向我多說了，這是我猜案的，想必你斷不會說閑話，這個事體的，我也曾親向先申明了，阜同鄉的資格進言、

（未完）

祝融氏

袁項城安想稱帝時，有美人古德諾者，與六君子十三、太保等籌安禍首，沆瀣一氣，首創中國非共和可治，非專制不可，於是六君子十三、太保等，一唱百和，海內遂騷然，輿論激宕，不可一世。及滇中蔡鐸唐繼堯舉義旗，陳二應應之，袁知難，與論帝制，袁不久即死。國內文人，每多記實詩文，吳江范烟橋君，曾有籌安會傳奇之作，一時傳誦，稱絕文場，爰錄之，亦野史中之一頁，蓋籌安會之事實也。

(徒釣)

今日之戲長三妓院者，莫不謂四馬路羣玉坊新會樂等熱鬧里巷，而不知肥之目，與六姊妹花，三人應酬之周，無與倫比。其在日新里之歷史，頗爲悠久，乃妓院之佼佼者，今之妓女，每好崇尚奢華，較之妙珍，因不可以道里計矣。若妙珍者，可謂妓界中之鳳毛麟角也。

## (卷三)

知其發源地，固不在此一帶也。有妙  
珍者，卜居於石路日新里，謂即長二  
妓院之發源地也。入其室，一洗靡  
之氣，別有風味。有老七老六老四  
之，七為應徵之花，兩具北他胭脂  
，必有潘安貌珣之玉貌，跼跼足崇  
之富豪，方能所向無敵，所謂潘驪石  
長身欣欣，有體格之美，四則有環  
小閣五字，得之方可安天下也。不然

〔舟扁〕

自申報於記載黃楚九死後，債務問題中刊出共發公司九大董事之芳名後，並未有不否認者，殊引爲異，其中之一葉，固嘗於刊出之前數日，煌煌然通刊啓事，大書特書曰：我與共發公司毫無關係，暴落猶新，而遽爲報紙揭出，列其芳名於董事之列，故除葉以外之八人，無所表示，猶可說也，葉則殊不應隱晦，今已刊出多日，未聞否認，則前此煌煌啓事之刊費，即非虛擲乎，或曰：葉某因此因緣，腰纏萬貫，區區刊費，誠不啻涸海之一粟，九牛之一毛，何所損，復何所惜，其言雖是，然此事實攸關人格，既已聲明毫無關係，抑且言之鑿鑿，儼然可質諸天，日者然，不數日間，竟爲報紙揭出，苟報紙無訛，則即爲葉某有意抵賴，彰彰明甚，豈可不出而聲明哉，故爲葉之人格及信譽之計，實不應隱晦也。

## (5)

第十

把一條長有三丈、粗有水桶的怪蛇，提在空中，好似一條長繩，在半空中亂晃，甯兒見了，倒忘了自己，身入險地，覺得好頑起來，仰起頭來觀看，見那玄鶴飛起了二十丈高下，陡的鬆爪，那條巨蛇，頓半空之中，跌下地來，拍的一聲，宛如天崩地裂，甯兒趕忙下視，早見那蛇，墜入山凹內，直盪盪的隨着不動，已是落得有筋鬆脫，險些兒死，免了肉糜，那許多毒蛇，都果也似的逃走，遊得比箭般的迅速，一剎那間，一條也不見。玄鶴在空中，長嘆一聲，撲下地來，卓立在山石之上，體兒一看這蛇，足有二三丈長，短其巨無比，甯兒暗吃驚心，心想自己雖見了南離的灰鶴，以為領大無明，如今見了這鶴，真是小巫見大巫哩。正欲再瞞那玄鶴，忽地動作，忽地眼前一道光華，閃爍如電，那條巨蛇掠光華過處，却有一個白臉老者，立在玄鶴旁邊，把玄鶴背上，用手慢慢撫摸，一手扣向甯兒的大樹根，撒下紅粉，俟毒物已被鶴兒識破，快下來吧，甯兒聽得不由得大詫起來，怎地老者，知道自己已躲在樹上，而且知道自己的一般外號呢？又見這般大的玄鶴，定是神物，老者却很熟識，這面明玄鶴，是老者養養的東西，這人定是個奇人，便不敢遲延，忙忙的答應一聲，跳下樹來，走到老者面前，雙膝跪倒，拜謝救命之恩。老者笑道：你真是胡胡，燭影兒蕭卿二人，是騎上玄鶴背上，飛在霄漢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(經售處)  
▲先施永安冠生園等均有出售  
大號每瓶 五角  
二號每瓶 二角半  
請外埠經售 簡章函索即寄  
上海頤和園 造廠

